

室内乐和独奏（唱）音乐之间而少有机会上演的作品，如里盖蒂的《冒险》与《新冒险》、沃尔顿的《门面》等。此外，他十分重视青年音乐人才的培养，不仅每年都会亲自在柏林爱乐大厅指挥当地的学生乐团，而且还促成柏林爱乐音乐家与青少年的合作。

在西蒙·拉特时代，柏林爱乐率先在世界一线乐团行列中完成了数字化进程，全球各地的爱乐者可以方便地通过互联网在线直播和回放欣赏这支乐团自2008年以来绝大多数音乐会，极大地拉近了我们与柏林爱乐的心理距离，毫无疑问，这是他为这支乐团留下的一笔重要财富。

尽管相对于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而言，在西蒙·拉特担任音乐总监16年间柏林爱乐来中国大陆演出的频率不高，算上即将到来的这一回总共也只有三次。但是，这三次来华分别位于西蒙·拉特任内的开始、中间和结束，每一次之间均相隔六年。而其中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都在上海，在东艺。事实上，这些年大家都发生了很多变化：西蒙·拉特逐渐由中年步入老年，曾经英姿飒爽的身影愈加变得儒雅温和；柏林爱乐成员则经历了自阿巴多末期以后的又一次大换血，声音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而中国音乐演艺事业蒸蒸日上，观众的欣赏水平也不断提高。因此，每一次重逢，彼此都势必会为对方留下不同的印象。而此次柏林爱乐的中国之行，也是西蒙·拉特以艺术总监身份率柏林爱乐最后一次访华，而上海不仅是唯一一连演两晚的内地城市，也是其访华的最后一站，意义非凡。

享受艺术，感受文化

在国际舞台上，被誉为“艺术殿堂”的剧院，一直见证、体现着人类审美意识的变化和文明的进步。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斯卡拉歌剧院、巴黎歌剧院、莫斯科大剧院、悉尼歌剧院，在世人眼中多代表着各自国家的文化形象。在亚洲，日本新国立剧场、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以及中国香港和台北的文化中心等，也都有力地推动着区域文化艺术令人瞩目的发展。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剧院，那里的文化生态会是一种怎样的状况。可以说，**剧院在文化生态中核心作用的形成，已经成为文化发展的一大特征。**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尤其是近十年来，国内的不少城

市开始了高标准剧院的建设，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就是其中最早落成的剧院之一。尽管中国剧院的建设热潮比世界上最近一轮剧院建设高潮晚了二三十年，但却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文化上再次起飞的重要信号，也是在经济大潮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民族未来的文化追求和精神生活所表现出的宝贵历史意识。国内演出市场的欠成熟，既给新建剧院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也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2005年7月1日，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开始正式运营。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地处浦东的东艺前景，甚至有人预言，不要说让观众买票去，就是每天免费拉一两千人去也坚持不了多久。转眼12年过去了，在此期间，中国及世界80多个国家、地区的表演团体和艺术家来东艺累计举办各类演出数千场。可以说，“听交响，到东方”已成为东方艺术中心最大的亮点与口碑。

追溯历史，**早在1879年，中国也是亚洲的第一支交响乐团就诞生在上海，中国第一部歌剧、第一部电影、第一部话剧都首先现身于申城，可以说，上海历来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兼容并蓄的豪迈和独特的文化影响力屹立在东方。**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战略目标的确定，预示着上海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正在跨入新的历史阶段。因此，东方艺术中心完全有责任、有能力也有资格，成为全世界顶级交响乐团上演的一流舞台。

还在东艺正式运营刚开始不久的2005年11月，东艺人就克服巨大困难，邀请并主办了柏林爱乐乐团首次访沪音乐会。一位经常在全球各地观赏演出的国际级乐迷后来在刊物上写道：“柏林爱乐在征服了上海的乐迷的同时，也被东艺世界水准的软硬件所深深折服。柏林爱乐乐团音乐会的圆满成功，也进一步增强了上海对世界文化的吸引力，之后，越来越多的世界名团通过各种渠道向东艺表达了前来演出的意愿。如果用最简短的“组织好节目，把票卖出去”这两句话来概括剧场的主要工作的话，那么东艺用最短的时间从最初的“‘组织好’节目”阶段进入到“组织‘好节目’”时期，柏林爱乐是个转折点。

在柏林爱乐上海音乐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基础上，2006年3月25日，东艺和新民晚报社等一起策划组织了大规模的“我心目中的世界十大交响乐团”评选活动，在揭晓评选结果的同时，并宣布把入选的十大乐团全部请到东艺来的计划。通过这种“您投票，我邀请”的互动方式不仅让广大市民参与到共同打造国际文化大都市、携手迎接2010上海世博盛会的行动中来，而且推动了“听交响，到东方”品牌战略的持续升温，被评为“第

尽管中国剧院的建设热潮比世界上最近一轮剧院建设高潮晚了二三十年，但却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文化上再次起飞的重要信号。